

鮎埼亭集

五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

鄧 全祖望 紹衣

題跋九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泰山遺刻廿九字其第一行闕丞相二字其下曰臣斯臣去疾御史大夫臣德至昧死請與今重摹嶧山碑中廿九字悉同蓋斯篆之僅存其亦稀矣

跋响屨碑

吳越春秋載神禹有响屨山銘豈得尚存後人之爲之者自以韓吏部詩之故猶之明人妄爲日本尚書蓋以歐陽充公詩之故有是哉其好奇也雖然响屨碑與穆王壇山四字夫人不知其僞而不知太學石鼓之與二刻鈞也

跋壇山石刻

穆王八駿之馬三道之墜宜其遊歷所過有可攷者而已泯然無徵矣吉日癸巳四字不卜可知其依附然其與响屨之文皆極奇古亦非精於此者不能爲也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天一閣范氏所收石刻有神功二字旁勒云周文王括石書乃隸古文也孫暢之謂臨淄齊胡公墓桐棺字多

與今隸同以此證隸之始於秦使其見此必以爲始於商矣馬齊堂謂石鼓出於字文其說未暇至此二字者或出於黑黼之手而後人以陀羅尼追尊之號記之未可知也夫黑黼黑衣之種耳而書法果如此則又在沙陀北嶽題名之上矣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趙德甫曰漢晉志官屬皆有循行之名今景君碑陰故吏自台邱遶而下十九人作脩行脩字恐是循字之借予思脩行者蓋謂束脩之行也漢晉碑皆作脩正可以證漢晉志之誤是碑之陰洪氏且未嘗見顧予家三本皆有之蓋明初搨本也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會稽禹穴之字趙德甫稱爲窆石銘而王順伯定爲漢刻是也近人謂其詞非銘體因謂碑有銘而窆無銘不知古人原不定以韻語爲銘孔子書季札墓寥寥十字亦何嘗非銘乎

跋魏受命表

盤洲曰所謂表者蓋表揭其事非表奏也予謂是卽石表之表與碑碣名異而實同然帝王家著作多用碑其用表者祇此近人不知古金石之例竟以碑表分差等

誤矣

跋北齊乾明碑

是碑立於乾明元年碑文作隸古金石漫漶祇存匡郭其中有可識者鎮北將軍祕書監蓋其人之官又有祠堂二字殆祠闕也當博攷之金石之錄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勒書石刻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皇太后勅以寺中有冬筍生降書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以寺中有仙藤白露之祥也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漑冬筍何不哀黃瓜求仙藤白露以爲瑞豈知鸚鵡之翅已盡折也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本跋

開元泰山碑銘刻在山頂之石爲前明俗吏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錢其上舊文爲所毀者半天下之謬妄有如此耶竹垞嘗詢之野老謂必架木緣絙而登然後椎拓可施而山高苦風吹日曝紙幅易裂故摸文甚難予所得乃明范侍郎天一閣藏本完好無闕當今日而遇此舊本可寶愛也封禪秦漢之侈心是碑雖有微疵之語已漸趨於空言矣至於野無遺賢之賀則其極功也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陽冰上李大夫書論古篆欲備書六經勒石明堂惜其有是請而不就也向使陽冰果主是事詎不遠勝於開成之本耶予友當塗徐君文靖嘗謂陽冰事雖未行其所書字樣當有存者故吳立夫詩陽冰石經欲覈乳予告之曰韓退之識陽冰子服之嘗得其蝌文孝經非卽陽冰之字樣乎今所傳謙卦亦卽字樣之一種也

跋唐大使府墓磚

予在邗上有發地得墓磚者其上有大使府燒造五字以問予爲何時予曰此唐磚也唐人稱節度大使以示別於副使若楊吳以後則當稱都統府矣其字畫雖非出於名手然亦嚴整有法度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二十卷藏於天一閣范氏有周密趙孟頫楊伯巖柯九思張天雨王行周伯溫七人鑒賞字跡而靈武幹玉倫徒克莊亦有跋焉最後有豐坊之題范氏書帖大半萬卷樓故物而是本獨不知得之何人觀坊所題可見也石刻所傳蓋僅有其半而手書精核更爲可珍范氏尚有副本見予之嗜之也以其副爲贈焉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是石爲宋嘉定癸酉方公信儒以安撫陳公孔碩以判官在斯州祝瑞慶節探白龍洞諸勝作篆書題名極偉方陳二公開禱以後之名人也其末深以歲事畢登物情安樂爲喜異乎遊人之屐也已予愛而跋之

題王半山鄧女志

舒王之葬殤女在吾鄉崇法院旁謝臯羽過而題句者相傳院中多舒王與會老往來墨跡戴曾伯驚風急雨之詩是也先侍郎少女許嫁屠侍郎子本駿未笄而卒附葬於檢討公墓啟土得一石則舒王志也因拚之而稍移於北嚙是一塊土者世爲殤女之壙耶先侍郎曾有文記之今失去乃補之集中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曹娥廟石不存久矣宋元祐中蔡卞知越州重書立之下京兄弟皆有書名而卞稍爲京所掩顧孝女之碑書於儉人則可恨也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金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兼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磁州胡嵩神道碑樂城李學士治之文朝散之孫山東按察祇適自書兼篆文曰明昌新辟公上言上京合懶等五路牛頭稅粟虛名不實宜會計以備邊用皇嗣未立

宜肅正六宮以廣脩續於時大臣非材五路大姓多不奉法元妃李氏專寵臺諫無敢輕議而公獨直之聞者莫不聳動此蓋朝散大節故碑特序之於首予友杭編修世駿方求金史遺文因寄之碑石甚巨自元以後中穿之柱無此材矣書亦工整可愛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王文定公神道碑爲其子公孺所纂文附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衛輝拜於墓次慨然興先詰之墓重爲勒石而復其祠清其地穹碑煥然嗚呼今世之吏聞之殆將以爲羊叔子自佳耳然亦何與人事安得古道雅懷如此者乎三復華容題後爲之憮然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明制東宮官屬爲詹事府爲左右春坊爲司經局坊局雖羈屬於詹府而各自爲政故一府二坊一局公署異地最初洪宣之際二坊且置大學士一員原非詹府所統也易代以來一承其舊其後坊局公署皆圯乃俱會於詹府然其刻銜仍不相統近人不諳故事居坊局之任者竟自以爲詹府之官可爲發一笑也是碑乃先禮部公掌司經局時所立其文與書皆出公手予家自明

嘉靖以來世掌綸言館閣故事差能言其本末所愧樛昧之才累薦未升一麾遽出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偶展是碑不禁爲之慨然

跋柳州羅池廟碑

世所傳柳州羅池廟碑一紙必以太守印署之予異而問焉柳人對曰吾柳江中時有風浪若取太守所印碑以過輒無恐故相沿用之也因憶明人劉挺筆談言是碑嘗入瓦礫中兵火之餘土人取以築城所築之處卽崩累築皆然因驚訝而物色之則碑在焉石已橫裂爲二相與扶而植之有是哉柳子之靈爽爲可畏也昔田拾遺論柳子謂其精多魄強斯語最善知鬼神之情狀古之人生爲明聖歿爲明神其來也有自其去也有歸故申甫自嶽降而傳說爲列星要不必以禍福驚動人而後使人知其不朽於冥冥中也乃柳子以不世出之才方將大有爲於天下一擲不中而不免於好邪之目投老荒裔歿而猶視彼其精則英多磊落之精其魄則蕤結沈寃之魄固有不能與金石俱消者是大造游魂之變有此別種而不可以常例論也且吾嘗讀柳子祭呂衡州文而有會也柳州之與衡州八司馬中眉目交情尤篤而柳州之哭之已有蕩爲太虛結爲光曜爲兩

爲露爲雷爲靈復爲賢人奮爲神明之問是其所以抒寫憤懣而爲身後之兆者豫見於此亦可傷矣劉煦以爲柳人之妄而咎昌黎之遠實之其議雖近於正然於鬼神之德則未通也雖然柳子生平操論依乎中庸故其言曰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爲神不援天以爲高其所以詆左氏春秋內外傳呂不韋月令者不遺餘力垂老遺言忽躬蹈之得毋應自笑耶且夫柳州之有惠政於柳其遺愛之惓惓於民而廟祀之宜也必以禍福驚動之以示其奇則反淺矣若龍城錄爲王性之所僞作其載羅池石刻之文蓋因昌黎詩中語而附會以成之非昌黎反用其語也木筆雜鈔乃還取以證昌黎詩誤矣今柳州有柳子遺墨書此數語而其文稍與錄不符蓋亦柳人之僞也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

桂陽周太守有開武溪水道之功廟食至今乃後漢書畧之古今循吏之泯然者可勝道哉然歐陽文忠以爲周儉曾文定公以爲周昕蓋兩先生所見碑本俱闕其名而據所聞以實之文忠以爲碑雖闕尚可識者未必然也予攷太平寰宇記廣東韶州新瀧有太守周昕廟卽始開此瀧者行者放雞散米以祈福而忌著溼衣入

廟則是碑當爲所作若寰宇通志湖廣衡州武水有太守周憬廟則或別以有功祀之而歲久訛傳移於昕者蓋武漢出臨武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會於昌樂而一太守廟在水之陰一太守廟在水之陽雖地尚隔遠而易以同姓同官相混文定之辨尚未得盡其詳也從來金石之學足補史傳然非博求其是則翻多誤者卽令欲正前人之誤而不能得其所以誤亦未足以折之也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嘉祐開封石經片紙隻字不存人間并不得如成都孟蜀之本尚見於藏書之目亦異事也偶讀水心詩集有曰石經春秋一代奇寶王氏爲熙豐學廢不用瑞安沈彬老蠟而有之其孫體仁閣以皮焉予爲名曰深明詩曰喟昔洛門初上石未久翻遭禁書厄是所指者開封之石經也然予攷嘉祐本當宋時流傳亦寡不特春秋水心特因荆公不解春秋而遂以此尤之其實荆公斷爛朝報之言出於人所附會尹和靖嘗辨之矣且荆公不解春秋而要何嘗廢石經之春秋使後世有誤解水心之詩者將復增荆公一過可不辨與蓋自諸經既有板本而石經遂多不觀斯亦自然之勢卽西安石經之得存者亦幸也書之以遺吾友杭君菴浦使附之石經

攷異之後

跋禮記石經月令

唐天寶中刊定月令置之四十九篇之首又增益其文而七十二候之割裂則其分配出於緯書以六日七分作五卦配一月有公有辟有侯有大夫有卿卦之居公位者得二爻其下各得一爻爻各得一候此本割裂荒誕之尤者而李林甫輩據之以正月令可謂不學無術者也既頒行天下於是詔集賢院別爲之注以易鄭注遂有別爲之疏者以易孔疏其詞卑鄙開成石經遵而用之始成不易之書宋端拱中李至判國子監請復古文下兩制議韓伍張泌胡旦皆以爲然餘人多以朝廷祭祀儀制多依唐注請且如舊又便宜讀時令大中祥符間孫奭又言其事時論終以改作爲難而止此見宋三朝國史志者六經輿論以爲獨王學士禹偁不可遂不改者非也其後卒改從古文則在景祐初見晁氏讀書志

跋孟蜀廣政石經

宋時石經不貴陝本而貴蜀本殆以陝本止正文而蜀本有注耶其時學宮所頒行皆蜀本故徽公所引石經亦皆蜀本今亡矣夫偶過趙谷林小山堂見其蜀本石

經毛詩自周南至衛風雖片羽乎可珍貴也其中多足與今監本互證異同者惜不得完本讀之

跋宋嘉祐石經

宋仁宗勒石經用篆有志於復古矣其時楊南仲之徒皆名人也然予得見汴本石經數紙其篆亦無甚佳處何也

廖氏世綵堂韓文跋

仁和趙徵士谷林之子小林得宋槧韓吏部集於曲阜孔氏乃廖瑩中世綵堂本也瑩中所刊之書其工料莫精於九經而草窗評之以爲不如韓柳二集之善今觀小林所得良佳嗚呼瑩中失身賈氏蒙謗下流然其於風雅不爲無助校之秦氏之畢少董韓氏之向冰蓋有過之願使瑩中但爲賈氏鑒定書畫優游東閣不染事權雖難以語君子潔身之義而尚不至於大玷當時瑩公座客浙東則梅礪先生胡身之浙西則蓀壁先生金一之以及吾鄉安竹林吏部皆豫焉梅礪竹林多所箴規不見用固皜然不染蓀壁亦不失爲遺民未若瑩中之被禍也明嚴氏之盛文休承亦嘗爲鑒定書畫而論者未嘗以此譬之吾不能不爲瑩中深太息焉然當時薦紳負盛名力排史氏之後村尚不免喪其所守又何

尤乎瑩中要之瑩中所審正之經籍則終爲可寶不以其人而廢也在昔湖上養樂園爲賈氏第左之別墅其旁香月隣卽瑩中所築也是集之播遷流轉而仍歸趙氏足爲湖上故物縹緲其有幸焉顧安得九經連軸并柳先生集亦惠然而至成合璧耶小林其更博求之

跋舊槧三蘊文集後

舊槧三蘊全集是元人物在明初曾入樂安郡王邸後歸吾鄉袁尚寶忠徹家已而流轉於吳尚書原博溫閣學員嶠諸庫又有魯國世家之章通計印識家共十三其樂城集後別有清夢軒刊本五字不知誰氏而紙色甚舊今世如此種書亦罕矣宋史言高宗贈東坡太師謚以文忠御書序贊以賜其家今是本所載勅乃孝宗乾道九年之筆也然則宋史誤矣揮塵錄載穎濱有章簡之謚則文定疑是後改今是本載淳熙謚議則文定乃初請卽定又是王明清誤也章簡乃明允之謚賜於開禧時當雁湖執政主張蜀學遂以一字之謚寵之今是本獨不見其勅與議不知其本失載耶抑固有之而脫去耶予於雍正癸丑得是書中閒入有力者之手又二十有二年乾隆辛未復歸不勝其喜且是固吾鄉柳莊舊儲也因跋其後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顧亭林之購廣韻也但得明人茆本而是本未之見既雕而惜其不完也歷引前人書所載而爲明茆本所無者志於後今以是本攷之則亭林所引者皆在焉惟姚寬國策後序引廣韻藍字下雍門中大夫藍諸今本失去雍門二字又作中山大夫然則亦不免脫落互異也是本以宋槧重雕尚有此憾安得更訪舊人所藏而讐正之

廣韻之注博矣然予觀其姓氏一例則不甚覈也如謂孔氏之孔取殷之姓子而契之降祥自乙以子加乙則誣矣衛之左公子職右公子洩而列之左公右公複姓之目不亦悖乎鄧國則云出自殷王武丁之後不知鄧之姓曼見於左氏伍胥抉眼吳門子孫因以胥門爲氏胥門巢蓋其後不知胥生時巢已爲將見於左氏他如楊揚伍五毋母之別俱不能審蓋遽數之不可窮也若一一爬梳而糾正之未必非陸法言孫愐之功臣也

之里漏者又極多

是書成於宋之景德故凡唐諱皆已不避獨引齊民要術尚作齊人要術蓋偶未及改正也於是而知蜀中石經之因仍唐諱固不足怪而必以爲不忘故國者未必

然也如齊民之爲齊人豈獨不忘文皇乎

亭林謂十干皆引歲陽而戊字下獨不引著雍以爲明茆本脫文今是本亦然然別見於九魚部下著字又謂凡姓皆引古人以證之而明茆本去之今攷是本亦不盡然蓋未必皆有名人可登記則略之也

跋乾道四明圖經

四明志乘以吾家爲最備自胡尚書寶慶志吳丞相開慶志袁學士延祐志王總管至正志季孝廉永樂志楊教授成化志張尚書嘉靖志無一佚失足以豪矣張制使乾道志則最初之作也購之不可得乃過天一閣范氏見四明文獻錄全引其書爲之狂喜乃別爲鈔而出之於是揚之小玲瓏山館馬氏杭之小山堂趙氏皆來借鈔顧予猶疑非足本嘗見成化志中於遐追山二廟下紀劉毅胡帳諫吳越無納土事以爲出自乾道志今竟無之則脫簡殆多然要屬難得之書可寶愛也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胡尚書架寶慶四明志二十一卷吳丞相潛開慶續志十二卷皆宋槧也予得之同里陸參政懋龍書庫寶慶志先以郡志十一卷列於首分爲敘郡敘山敘水敘產敘賦敘兵敘人敘祠敘遺九例而接以六縣志十卷續

志則不分郡邑專紀丞相涖明之事及其詩文而已吾鄉志乘以乾道圖經與此二志最古實爲文獻之祖可寶也雍正庚戌予以拔萃入太學是書爲人纂去質於富人之手仁和趙五兄谷林以白金四十錠贖歸仍鈔一副本歸予予作長歌謝之尚書之志見於陳振孫書錄鄱陽馬氏通攷暨明焦氏經籍志胡志成於參軍羅濟之手焦氏誤爲庸而吳志則藏書家未有及者前此臨川李侍郎穆堂江都馬上舍嶠谷皆嘗向予借鈔逡巡未寄茲并屬谷林鈔以貽之牙籤厄塞歷五百年而始流布於時殆亦有數存其閒哉古者著述雖佳非人不重尚書立朝與薛極輩附史相彌遠稱四木當時有草頭古天下苦之謠其與丞相之書並列有慙德焉故予前所作詩於胡志頗畧然未嘗不自笑其迂也

再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吳丞相開慶志皆記其蒞明善政其自九卷而下則其吟稿也吾友杭君董浦頗疑其非志體予謂丞相蒞吾鄉最有惠政卽此志可備見其實心實政之及民者而以其餘閒春容詩酒又想見當日刑清政簡之風原不必以志乘之體例求之也況丞相遺集不傳則是志之存可不謂有功歟獨寶慶志則多訛謬如元豐之舒亶

中興之王次翁皆爲作皇皇大傳而高憲敏傳不載其受楊文靖之學又不載其拒秦檜請婚之事何歟史忠定傳謂其仲父簽樞罷官在秦檜死後則并國史宰執年表未之攷也袁正獻公附八遠祖徽傳後亦寥寥羅濟謂是書成於一百五日固宜其有所舛戾也夫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寶慶志中有載及胡尚書以後事者予初甚疑之旣而知是書嘗爲劉制使蔽所增加也第一卷牧守自尚書以後凡二十人而至吳丞相又十人而至制使皆附列之則爲制使所增加可知矣及讀第二卷經籍志有四明續志三百三十幅大使吳丞相置四十五幅制使劉公置吾鄉志乘自吳丞相而後直至延祐方有續本未聞有劉志乃知四十五幅卽散入寶慶志中所增加者然劉制使之蒞吾鄉在咸淳自淳熙四先生而後吾鄉人物之當表章者不可勝舉制使一無所增而增其事之小者抑末矣

延祐四明志跋

延祐四明志二十卷袁學士清容所修也是志流傳甚寡儲藏家皆無之卽在吾鄉亦但有二本其一在天一閣范氏其一在陸高士春明家然皆失去第九卷第十

卷第十一卷蓋無從覓其足本矣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頗有是非失實之憾如謝昌元趙孟傳皆立佳傳而袁鏞之忠反見遺蓋清容之父亦降臣也又累於吳丞相履齋有貶詞殆以其大父越公之怨非直筆也

再跋延祐四明志

浮屠結習喜作大言強半孔子吾師弟子之故態也至有謬妄之至者如延祐四明志有育王住持知愚傳初無他善但言吳丞相履齋判慶元極尊禮之問曰師之語錄願序引以傳不朽愚固謝之退語人曰吳潛晚歲如病風禍將至吾豈顧其文語聞於吳大怒繫之獄杖之未幾吳果貶死夫丞相立身有學術立朝有節概其蒞吾鄉有惠政死於賈似道之手非其罪也何物愚僧至損其文而不屑乎蓋必以他事被杖而爲此說以自揜也清容紀之殊不可曉

至正四明續志跋

至正四明續志十二卷王總管寧軒所修也總管於吾鄉爲循吏其整頓它山隄堰最有功志中所書堤堰補清容之所不備元時牧守如此蓋絕少者

成化四明志跋

南里先生纂府志質實可觀其人蓋醇儒而東沙續志

不爲之立傳當時南里之子若孫皆官至藩臬監使一門貴盛東沙殆有宿憾焉而故略之然南里有傳出於西涯李文正之手不籍東沙也後東沙而爲志者不能采西涯之傳以補之則疏矣予并求得其詩一首補八甬上耆舊詩中

跋寧波簡要志

寧波簡要志二卷明黃南山先生潤玉著先生嘗著四明文獻錄此則其槩括之書予鈔之萬處士斯同家吾鄉志乘自宋元迄今其佚不存者張津之四明圖經姜嶼之明越風物記羅膺之四明志而已其餘皆完好雍正辛亥浙江修通志余方在京屬二樊榭杭二董浦千里貽書求四明舊志予遣使請於家君發插架所有胡尚書集寶慶志吳丞相潛開慶志袁學士柄延祐志王總管元恭至元志及明楊教授實成化志張尚書時徹嘉靖志而以鄭教授眞四明文獻李侍郎堂四明文獻攷及先生之二書盡送志局蓋吾鄉之書較他府獨備譬之禮家幸不至爲杞宋之無徵也已

它山水利備覽跋

它山水利備覽一卷予鈔之故太僕陳朝輔家然非足本也按至正四明續志載它山堰東諸硤閘凡三十有

三曰欄浦堰曰唐家堰曰黃家堰曰新堰曰插木堰曰朱家堰曰風伯堰曰何家小堰曰沈家堰曰張家小堰曰徐家堰曰樓家堰曰華家堰曰蝦堰曰黃家藕池堰曰屠氏橋開曰范家閘曰靳家堰曰鄭家堰曰祁胡堰曰李家塢堰曰陳五耆堰曰張家堰曰小馮堰曰鱸頭堰曰蔣家堰曰大蘇堰曰段塘堰曰朱瀨堰曰王家堰曰松樹浦曰鄭十八郎堰曰鄭家食利堰王總管曰以上皆載魏氏水利備覽近松樹浦又有強堰皆防蓄水源滲泄去處宜時加修築以備旱潦今是本皆無之是知非完豹也五百年以來水利日荒三十三堰蓋多不可攷者矣書爲臬使魏覲所作吾鄉魏氏大都出丞相文節公之後其見於志者有豹文有峻而臬使以水利之書傳有功梓里不媿溪上之彥哉臬使諸子曰澇曰治皆以詩稱亦見是書中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五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三十六

鄧 全祖望 紹衣

論一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之五霸其說不一或曰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也或則進吳闔廬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踐而去秦穆愚皆不以爲然秦穆原非中國之霸曾是西戎之牛耳而可以言主盟者雖史記嘗有天子錫命之文而不足信宋襄實嘗主盟以困於楚故不終先儒亦嘗言之顧不知楚莊之不足言霸也楚莊於中國求如宋襄之一敵且不可得何以言霸蓋楚自成穆以來無日不爭霸而終不得霸直至盟宋會號弭兵以後始得專會於申而其霸以成然以靈之無道終不可言霸故追屬之楚莊楚莊非霸惟馬莊嘗見及之至吳則黃池主盟方遂其霸而國隨以亡是亦宋襄之流也越雖嘗主盟然從之者寥寥詎能夸糾合之盛乎蓋所謂霸者必能使天下望國皆來聽命定其朝聘之節張其征討之威號令分明有如葵邱如踐土而後不媿於禮樂征伐之自出如楚如吳如越草竊苟簡不過爲霸之閭而已卽軼秦宋何足以嗣桓文然則五霸之目究以誰當之曰齊一而晉四也終

晉之霸由文襄至昭頃凡十君然實止四世文公垂老而得國急於求霸既有成矣而圍鄭之役見欺於秦此其所深恨也幸襄公眞肖子足以繼霸自靈以後而始衰成公以邲之敗幾失霸至景公而復振至厲公而又衰中興於悼其規模赫然有先公風平公以後至昭頃則無議矣故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齊桓而五晉之失霸齊景稍有志焉而弗能也是以霸於此而絕世之無識者以爲一晉而得五霸之四疑於予晉過厚不知論四王者周之文武居二非厚周也楚之恃強而好勝莫如靈其時南北旣成而申之會要必請於晉而行是以知天下之望惟晉是說也今戶部侍郎臨川李公最以爲然

春秋四國強弱論

鄭桓公當周之季已能下齊晉秦楚四國之大其後卒如其言吾以四國形勢論之晉與秦最上楚次之齊爲下自夏以前皆都晉蓋其據太行負中山扼蒲津風氣最完固輔以代北之馬猗氏之鹽有不殆者三焉晉之初封疆宇尚隘其後漸廓直與雍豫相接姜戎又附之故天下莫強焉而由太原下瞰長安纔數百里故嘗足以凌秦然秦人據函谷負三巴扼渭曲稱爲陸海其險

不下於晉是二國者實天下之奧區楚之勢萬不足以擬此然而伊洛以南江漢環之亦天塹也進則由申息以通中原退則閉方城而守雖強國弗能驟加亦足豪矣而齊皆無之雖負泰山環濁河清濟據臨淄而不足以稱地險其以東秦稱之者妄也是以自桓公卒晉強則附晉楚強則附楚而見權於晉者爲尤甚靡筭敗後再折於平陰三困於夷儀無不長驅得志齊之報晉者一特乘其孱盈之難不可爲武直至晉陽大亂齊始稍挺可以知其弱矣宋之盟晉楚共議釋齊秦齊終朝楚而秦不然甚矣齊之弱也晉楚相爭晉之大得志於楚者城濮也鄢陵也楚之大得志於晉者邲也楚之敗以子玉子反晉之敗以先穀苟非然者莫能相尚然亦皆去其國而闢若直入其境則未聞其能大勝者則險可知也齊則使人入其堂奧而凌之矣秦之強足以抗晉而過楚乃不得稱霸於中原則屈於晉也晉之霸也首得秦而伐鄭之役失之向非襄公之再勝則晉幾不霸然雖勝之而秦遂去而之楚晉霸之減色也未嘗不以秦故成公厲公之際累欲收秦而不得而楚雖得秦不過稱與國未嘗能致其朝享豈若齊之朝晉朝楚奉命不暇哉夫晉楚雖世霸而菁華亦稍竭矣故五霸之降

爲七雄而秦晚出莫能與爭是亦運會之迭爲消長也晉不分或尚足以抗秦晉分而秦盛矣則秦之不成霸也亦未必非禍雖然此亦第以險論之耳齊於四國爲稍弱而桓公之時南服楚西致秦葵邱之會晉亦聞風而至何其雄也內政廢兵車衰至使晉人膏之欲令南東其畝則亦視乎其人而已矣

秦穆公論

甚矣夫讀秦誓者之疏也謂穆公是誓以其悔過之誠故錄之充是心也霸而幾近於王嗟乎穆公而果悔乎哉秦晉之隙始於伐鄭秦與晉共伐之而秦背晉而成之其曲在秦然晉受大恩於秦而以此爲讐則曲在晉秦旣成鄭而又襲之則曲在秦然秦自襲鄭而晉邀之則曲在晉是固皆衰世之不足深責而吾觀當日晉甚巧而秦甚拙彭衙之役孟明欲雪隻輪不返之恥而不意再敗至使晉人嗤爲拜賜悔過者如是乎旣而晉人取汪以報之孟明不能禦復窮兵以逞至於焚舟悔過者如是乎晉人以爲是必死之兵也何必與角角之而勝無所加於前而相尋且不可已不勝或損吾軍於是閉關不出聽其小有所得可以自蓋而秦人果封殺尸而還不知者竟以爲晉之屈豈知晉者乎究之王官

之役秦何嘗大有加於晉不久而晉報之矣再敗而一勝已不爲武而況其不成勝也旣食其悔過之言又不足遂其雪恥之志吾竊爲笑之且夫孟明庸人耳其與陽處父相語甫離俘馘遽以拜賜爲詞何其淺也當其爲斯語而識者有以卜其彭衙之辱矣故吾以爲孟明歸秦之後百里奚蹇叔殆不久死而後得以窮兵不然是二人者必將復痛哭而諫之而不至如此之悖也抑或秦誓之文蓋卽出於二人代作之詞及二人者死而後心又動亦未可知也左氏之見不及此盛稱秦君臣而以爲霸西戎之舉卽由於此多見其誣也然則聖人之錄之尚書何也曰是非有取而錄之也聖人蓋歎誓語之衰有如秦人之托諸空言而卒不克踐者故存之以爲世戒不見夫詩之錄閟宮耶僖公有何攘楚復許之功而妄言之聖人之存之亦以示讖非取之也秦自王官之後不復東征蓋亦力竭不能復出矣是舉也後世有學之而亡者慕容垂是也更有謬悠之說以爲聖人逆知秦之繼周而存其誓則是比於緯候之流其亦不待吾言而後辨也夫

楚莊王論

慈溪黃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愚謂楚初令陳人無

動將有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而縣之是以盜賊之行
給而取之也討賊者如是乎徵舒弑君公孫寧儀行父
致君之弑以法則徵舒之罪重以情則二人之罪九重
今殺徵舒納二人討賊者如是乎善乎清江張氏之言
云二人必誘楚以利故楚殺徵舒而縣陳徵舒申叔時言
陳亡矣又曰徵舒之弑在宣十一年之夏辰陵之盟弑
已及年何以不討楚自背盟而行無道故陳亦背楚而
從晉黃氏之言可謂核矣愚初治春秋時蓋嘗見及此
顧未敢遽反先儒百口同聲之說不知黃氏已言之也

然黃氏於楚所以背盟之故尚未發焉春秋之世嗣君
得列於會則不討是雖衰世之法要亦霸主之例然也
寧儀之奔楚久矣而辰陵之盟帖然則未嘗聽其言蓋
楚但欲得陳而已無他心也使陳終服於楚則少西固
在所不討然而陳卽以是年朝於晉斯楚之所以怒也
於是假討賊之名以加陳可以使陳無動固絕非寧儀
之力也其後之復陳也亦不盡以納諫蓋是時陳侯固
在晉也倘晉挾陳侯以與楚爭則事亦尚未可知於是
假納諫之名以復陳而陳必不敢抗我而他之矣故謂
其討賊者固非卽謂其納諫者亦未盡也楚之與晉爭
者陳鄭宋耳辰陵之盟陳鄭俱在未幾俱入於晉故陳

平而加鄭矣鄭亦有賊耶鄭平而及宋之蕭矣宋亦有
賊耶是固不待辨而明者聖經但書辰陵之盟於前則
其後無不了然甚矣夫左氏之昧也又何況於諸家至
於靈公之葬說者以爲前此竟未嘗葬至是楚始葬之
雖黃氏亦云然則益昧矣靈公雖弑嗣國者固其子也
謂其見脅於逆臣而不備禮如齊莊公之葬則固有之
豈竟有棄而不葬者是特楚人假仗義之名爲之改葬
而徧告於諸侯耳五霸之中惟楚最無可稱僅此入陳
之役諸家許之而豈知其皆非聖人之意也

叔仲惠伯論

荀息之傳奚齊也阿君命而踐危機故左氏以白圭之
玷惜之而春秋之書法居然與孔父仇牧同科蓋以王
法言之是易樹子也以荀息言之則君命也彼菟枯之
歌出而里克以畏死改節矣則荀息能誓死不可謂非
義叔仲惠伯更非荀息比也彼其所傳者爲世子先君
卒旣已主喪矣襄仲突出而弑之此在未事之先文公
未嘗有並嫡之失也宣公未聞有奪宗之嫌也彼其私
事襄仲之醜文公不知何況惠伯則是惠伯之死足與
烈日爭光而聖人不書焉何歟求其說而不得遂有妄
詆爲匹夫之諒者或指爲暴虎馮河之勇者前則馬驢

後則顧絳一口同詞有是哉其謬也果爾則將使魯之臣皆如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奔走以成襄仲之事者反得以通權自任歟得臣無足論矣行父號稱賢者方且屈於襄仲而爲之役則是中流一壺僅惠伯耳爲此說者徒以長後人臨難苟免之習者也當付託之重亦有不死以成事者季友是也是必諒其才力足以辦之而後可不然不如死之愈也亦有成事而卒害義者里克是也是以亂濟亂不如死之愈也安得以惠伯爲徒死哉倘責惠伯以不能先事弭奸保其所託則亦求備之論要之其一死不可非也且夫惠伯之死也其孥已奔蔡矣已而復叔仲氏豈非宣公自媿其寡襄仲亦自媿其逆行父輩亦自媿其依違而魯人亦共憐其忠而復之乎奈何百世而後反有持謬論以非之者哉然則聖人之不具於史何歟曰春秋旣諱國惡不書子赤之死則惠伯之死無從附見此屈於尊者不得已也亦非以舊史畏襄仲不書而仍之也

論華元劫盟事

七雄之時勇夫以氣矜互相尚習俗旣成王侯亦降心焉然成功者要僅見其一則藺相如其一則毛遂至於安陵之唐睢則頗疑附會矣要其源起於華元之劫盟

然左氏所載夜登子反之牀其辭氣仍雍容但終之以子反懼與之盟而已曰懼則華元之情狀足以脅之可見矣此左氏之文詞所以大雅難及也奈何妄撰曹沫事而史公從而實之妄矣

孔子正名論

蘇右丞謂靈公之死衛人立公子郢而郢不可乃立輒使輒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聵可也雖然孔子爲政豈將廢輒而立郢耶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父耳蒯聵得罪於父然於其入也春秋以世子稱之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以其子得立成其爲世子也若輒避位納父是世子爲君也而名亦正矣其後胡侍郎謂孔子爲政必當告於天子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

子全子曰右丞何以知蒯聵之非世子若本非世子而孔子可以世子稱之則本爲世子而亦可不以世子目之宋儒說春秋多如此乃大亂之道也孔子以世子稱蒯聵則其嘗爲靈公所立無疑矣觀左傳累稱爲太子固有明文矣不特此也其出亡之後靈公雖怒而未嘗廢之也又無疑矣觀左傳靈公欲立公子郢而郢辭則靈公有廢之意而不果又有明文矣世豈有其子得嗣

爲諸侯而其父遂不必有所受而稱爲世子之禮右丞之說眞無稽之談也惟蒯聵嘗爲靈公所立未嘗爲靈公所廢特以得罪而出亡則聞喪而奔赴衛人所不可拒也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然而衛人方自以爲有名則以蒯聵得罪於父也夫蒯聵欲殺南子其處人倫之閒未盡其道則有之而其心則可原也雖以此得罪於父而當在末滅之條者也況靈公前此嘗立之而其後又未嘗聲其罪而廢之則衛人欲追探靈公之意而廢之於義有未安也故蒯聵之歸有名而衛人之拒無名也況諸侯之子得罪於父而仍歸者亦不一矣晉之亂也夷吾奔屈重耳奔蒲及奚齊卓子之死夷吾兄弟相繼而歸不聞以得罪而晉人拒之也然則於蒯聵何尤焉故孔子之正名也但正其世子之名而已既爲世子則衛人所不可拒也且使蒯聵不得爲世子則衛人何所見而立輒其立輒也固以其爲世子所出而立之也天下有世子而不應嗣位者乎侍郎之說亦未爲斟酌盡善之道孔子爲政必不出於此也

莫弘論

左傳莫弘合諸侯以城成周衛彪偃曰莫弘其不沒乎周語有之曰天之所廢不可支也左氏之爲此言以爲

周人殺莫弘之張本也子全子曰有是哉左氏之妄也左氏喜言前知故於莫弘之死亦豫爲之地步而不自知其背使如其言則是後世人臣當國事將去必當袖手旁觀方有合於明哲保身之旨而天地之崩裂且將不顧矣雖然吾於莫弘則尚別有責焉春秋之末所稱閱覽博物君子者莫弘若也故孔子亦嘗從之學樂則其識古今事變必多據左氏言周劉氏晉范氏世爲昏姻朝歌之難周人與范氏及趙鞅以爲討遂殺弘以說夫范中行搆難之由不過欲并趙氏范中行之據朝歌趙氏之據晉陽其罪惟均然至於戰不克而伐公宮既出奔而連齊衛結戎蠻以傾故國則其狡猾潰決無君甚矣莫弘方將扶周室於垂盡射狸首以致諸侯之不庭者則欲使天子得有其諸侯卽當使諸侯之得有其大夫今不能明大義於天下而反從而助焉天下其謂之何稽之往事孫林父之叛衛也而晉人成之是晉霸中衰之時欒盈之叛晉也而齊人救之是齊靈公極亂之時魚石之叛宋也而楚人成之是楚霸中衰之時是皆其國無賢臣遠慮故倒行而逆施一至於此是以欒盈之亂叔孫穆子救晉次於雍榆春秋予之彼與國尚有然者況天下之共主哉況敬王之入周也崎嶇伊洛

之閒其僅而得免者惟晉是依乃當晉之有事而忽連衡其叛臣則其召侮也固宜然吾意其弘之賢必無此事或者周室諸臣忌弘之才方見用於劉氏及晉之討無可委過從而害焉如唐之殺杜讓能以說于岐固始之流涕致諫而不從者也古今冤抑之事容有相類彼其勃鬱煩互之氣莫可暴白所以血三年而化為碧不然則其爲周計固未當一死亦不足辭矣惜乎左氏生於定哀之際乃不能爲詳攷其實也若據韓非子則以爲叔向所陷其時叔向之卒久矣韓子之言不知何所據也狸首之射太史公嘗笑之故予不復述而但就其致死一節論之云

亡吳論

春秋之季吳國天下莫強焉及其亡也忽諸世之尤之者以爲會稽之成一也艾陵之師二也黃池之會三也向微是者吳當遂霸天下然此皆自事之已形者言之而非其元氣之所由削福命之所由傾夫吳之亡始於通晉成於入楚而其構怨於越則由此兩事而起固不待其子之身有詭同之伎員聖之誅而識者方知之也且吳建國於江淮之閒其疆隅不足當楚之半以形勢言則大江之與長淮楚皆踞其上流江東四戰之地不

足與之爭衡是以自壽夢以前俯首而附楚者非特其風會未開抑且勢不得不然晉霸既衰思出奇策以制楚巫臣又藉手以洩私忿其通吳於晉者非能確然謂吳之必可以制楚以爲即令不果勝而楚之一歲七奔命已大病矣夫吳之一往而無厭也其亦何所止竟得志於楚則必并加於晉其後齊盟爭長之事可驗也然晉自趙文子當國而後偷安視息以自延特利其目前之爲助而不暇遠慮於吳之卽楚也而楚亦不幸而適在中替之日當國如子重子瑕之徒皆庸材是以吳得起而乘之齊桓之謀楚也蓋亦嘗用徐矣輔之以江黃道柏而不克也當時之徐未必下於吳也前後之楚不同也然以累世強大之楚植根已固卽令不競豈能猝亡其國而諸蠻視吳素屬等夷其中必有倔強而不相下者斯越禍之所生也楚不可猝亡又生與國之患則吳之國危吳之國危其勢固非中原救援所能及是則輕其社稷之計而受人發縱指示之愚以結歡於鞭長不及之地失策未有如是之甚者且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驥武者造物之所忌也吳自諸樊以至王僚無不好戰疆場之閒連年弔鬪江淮而東前此所未有也玉帛外竭干戈近訌民力幾何而不困也